

银杏诗丛

白 发
和 叶
绿 叶

邹雨林



银杏诗丛

白发和绿叶

邹雨林

重庆诗歌研究会

1988·山城

白 发 和 绿 叶

邹 雨 林

※

重庆诗歌研究会编辑

重庆盘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5 插页2 字数53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目 录

第一辑 牧 笛

白发和绿叶.....	1
蜜 蜂.....	2
藏族驾驶员.....	3
寄鲜花.....	6
乌丽，你的名字就是一首诗.....	7
格尔木之夜.....	8
新开的小学.....	9
党委书记.....	10
藏族运输队.....	12
奴隶的女儿上学了.....	14
给高原战士的未婚妻.....	15
告别林芝.....	17

第二辑 春光常在

早班工人.....	19
-----------	----

春光常在	20
朝天门	21
跳伞塔	23
碉堡旧址	24
两杨路上	25
公园盆景	27
山城公寓	28
水手	30
给一位轧钢女工	32
晾衣竿	33
灯会抒情	35

第三辑 瑞 雪

瑞雪	37
澄江桥头	38
雾中问路	39
大堰口	40
老渡工	42
秋夜	44
庠水	46
女拖拉机手	48
迎着雷锋的目光	49
归来	51
场口一棵黄桷树	53
红色的变电站	55

第四辑 心上的长虹

春到珊瑚坝	57
风雨之夜	59
桥工的梦	61
下班之后	63
跨 度	65
喜新厌旧的歌	67
工地指挥	69
礼花赞	71
卷扬机手	73
奇怪的师傅	75
砂的自述	76
吊机姑娘	77
后 记	79

白发和绿叶

当你发现你的头上，
有着第一根白发的时候，
不用惊奇，也不要难过。
你应该骄傲地说：
我用我的青春，
给边疆的春天增添了一片绿叶。

1956年12月26日

蜜 蜂

一只蜜蜂飞进了帐篷，
绕着女勘探队员的枕边嗡嗡喧嚷。
蜜蜂啊，你别看错，
把含笑嘴唇当成盛开的花朵。

你可知道她有多么疲倦，
昨天翻过多少悬崖陡坡？
她和你辛勤采蜜一样，
为祖国寻找着金矿银山。

蜜蜂呵，轻点轻点，
她还没有睡够四个钟头，
迎着今天灿烂的阳光，
她又将攀登那峻险的山巅！

1956年10月18日

藏族驾驶员

月亮在等着太阳换岗，
星星在快乐地眨眼，
晨风轻轻地吻着河水，
水面出现了层层波纹。

我借着车外的月光，
看清了我右边的驾驶员，
我看了一眼又看一眼，
呵，他是个藏族青年！

他脚蹬着油门，
两眼象哨兵似的盯着前面，
方向盘在他手中旋转，
驾驶得那么平稳、熟练。

车子掠过了静静的安错湖，
又来到妩媚的尼洋河边，
桃树和柳树夹道，
引我们驶进庄园。

在这大地未醒的清早，
传来了羊咩与姑娘的歌声，
我虽没有听懂歌词大意，
那歌声确是悠扬婉转。

我向左边瞧了一眼，
歌声宛若振动了他的心弦。
车子也开得这样缓慢，
前进的速度仿佛是一分一寸。

呵，我明白了——
是不是歌声唤起他的回忆？！
也许在不久以前，
他还是一个放牧的青年！

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变成了汽车驾驶员，
马达声代替了羊咩，
方向盘代替了牧鞭。

我的思想越飞越远……
车子猛的停在养护段。
这才觉得太阳染红了东方，
红光也照亮了身旁的藏族青年。

开车的藏族青年，
好象懂得了我的猜想，

他微闭着眼睛轻说道：
刚才驶过的就是我的家乡。

那唱歌的是我的未婚妻，
我曾和她从小一起放牛牧羊；
如今她盼望着和我一样，
驾着汽车在高原上飞奔……

1956年4月，尼洋河畔

寄 鲜 花

邮局的同志呵，
请别那么看着我！
不是姑娘粗心走错了帐篷，
是我找你们有话说：
从高山顶上采来了“扎希麦朵”，①
寄给那从北京来的中央“本波”，②
请你告诉我，告诉我！
能不能收寄这个鲜花包裹？

1956年4月20日，珍巴

① 藏话：吉祥花。

② 首长。

乌丽，你的名字就是一首诗

乌丽，我歌颂你的诞生！
你的名字充满了温暖、光明，
你将要传遍整个西藏，
乌丽的煤啊，乌丽的人！

多少年了，西藏人民就和风雪搏斗，
用篝火与兽皮抵御寒冷，
燃料奇缺的藏北草原，
用牛皮风箱吹扇着潮湿的牛粪。

多少年了，你悄悄地藏着，
等待着开采的一天，
当你听见西藏建设的歌声，
你啊，怎么能安心长眠？

乌丽，你骄傲吧，
高原上的第一座煤矿城，
明天，在电灯下，在炉灶边，
都会有称赞你的笑脸。

1956年9月27日

格 尔 木 之 夜

昆仑山下灯光一点，两点数不清了！
只见一条镶着夜明珠的腰带耀眼；
驶近看新房七幢八幢数不清，
顶明亮的楼房里舞曲歌声一阵一阵。

人群里回人、哈人、藏人、汉人分不清了！
辫子、衣衫和着笑声团团旋转……
呵！格尔木，你这聚宝盆中的城市，
你是由灯光——歌声与友谊汇成。

1957年7月3日，望柳庄

新开的小学

四十个藏族儿童盘膝坐，
听工作队老王同志讲课，
打开一张新中国的地图，
红红绿绿全是锦绣山河。

“这是东海，那是南海，
这是高山，那是大河；
我们的国家很大很大，
新建的城市许许多多。

“有一座光辉的城叫北京。
咱毛主席就在那里工作，
当他吹奏起金色的号角，
幸福啊就会在各地降落。”

“老师，幸福是只大鸟吗？
它可曾到我们曲宗来过？”
老王笑笑，指指屋顶红旗：
“看，它正在我们头上飞着！”

1958年10月，扎木

党委书记

他，豫西的一个普通农民，
一位惊破敌胆的师团政委，
踏过十万八千里的征途，
风霜已染白了他的双鬓。

从豫皖苏平原到色齐拉山顶，
到处都留下了他那坚强的脚印。
从军首长直到每个士兵，
全都熟悉他的姓名。

如今他带领脱下军装的战士，
在建设边疆的事业中建树功勋，
办公室代替当年的指挥所，
开山的炮声象往日的炮火一样轰鸣。

他伏在兰图上标着红点，
也亲自拖着马拉犁开垦荒地，
他经常主持严肃的党委会，
也喜欢参加年轻人的婚礼。

多少个夜晚通宵不眠？

使他带上了一副近视眼镜。
可是有谁比他看得更远呢？
未来，就跟明天一样近！

他说，草地是我们的机耕农场，
我们就仿佛听见马达喧响；
他说，江水要为我们发电，
我们就觉得高原再也辨不出黄昏天明。

他说，要在这儿建设一座城市，
我们会马上将衣袖卷起，
而走在最前面的，
是他，我们的党委书记！

1959年12月19日